

# 家国情怀的一种宝贵书写

## ——读王耀军诗集《高原时间》

□朱丹枫

在充满灵性的巴蜀大地上,从来不乏杰出的诗人和诗作。在群星闪耀的川派诗人中,王耀军的诗歌能够引领我们走进内心宁静之地,感受生命之美,宛如诗歌海洋中最安静的那朵浪花,文静而质朴,清澈而温润,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他的诗歌意象丰富,情感细腻,结构优美,语言洗练,饱含浓郁的家国情怀和对脚下土地、苍生万物的深厚情感,具有独特的精神品格。

### 家国情怀:最透彻的情感底色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大概是中国关于诗歌社会功能最早的文学批评理论。简单说,诗学即人学,诗性即人性,每一首诗歌都承载着作者独特的价值取向。《高原时间》的情感母体,或者说它的诗歌世界观,无疑就是家国情怀。王耀军试图借助文字的力量,通过对普通生活场景或片段的瞬间情感记录,呈现重大事件、新闻时事、民生工程、行旅生活等背后的诗性意义。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常常以独特的视点,艺术化呈现行旅足迹、军旅生涯、援藏岁月等心路历程和家国沧桑巨变,国家的蓬勃发展,百姓的欢乐忧伤,生活的万千气象,无论题材大小,篇幅长短,都写得激情澎湃,都在作者的胸怀中吸纳收藏。

就内容而言,王耀军的诗作几乎无所不包——青春的旋律、心灵的呐喊、雪花的断想、生命的呼唤、诗人的自白、生活的感悟、民歌的传承、盛世的讴歌、乡村的赞美、传统的呼喊,等等,其题材之广,观察之细,抒写之深刻,既是个人诗情的大爆发,更是对生活的巨大热爱和礼赞。王耀军是时代歌者,他用心记录时代,用诗拥抱时代,以充盈的时代责任感和苍生意识完成与过去、现在、未来多时空的精神对话。从这个层面说,“高原”是王耀军创作的意象根基、情感子宫,而“时间”则赋予其最鲜明的时代亮色,他这是对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也是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挚的爱。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是由符号抽象化的人类情感。《高原时间》中的诗歌旋律和诗歌织体本身只是符号,符号背后深藏的“家国情怀”才是诗人最深层的情感源泉。这种“家国情怀”可以是崇高的、奋进的,也可以是向内的、哲思的,诗人用这种传承于中华诗文化深厚积淀的内在精

神力量,贴近了大众的审美心理,触动了读者的内心世界。

### 家国情怀:艺术之花的绚烂绽放

诗歌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一位有责任的诗人,一定是敢于而且善于对所处的时代作出诗意提炼和精神解码,让读者既能在情感共鸣中感受忘我的审美快感,也透过文字表层传达诗人对世界本体的深沉思辨。哲人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也可以说,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不能把宏大叙事与微观表达有机结合的诗人,也不是好诗人。《高原时间》把时代变迁的历史地位提升到新高度,将“高原”的历史文脉推进到新时代,深刻、透彻、细致,蕴含着独特的时代“精气神”,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创新,把诗歌“思想者”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高原时间》6个专辑,188首现代诗,是作者对人生、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深邃思考和独特领悟。草原、雪山、寒风、花香、乡村野外、都市街道……作者对这些日常所见给予诗意的表达,既有川西高原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火红变迁,也有成都、华山、孔子等丰富的抒写意象。第一辑“冬天,我听见一片雪花的惊叫”中,作者以雪花为引子,用多情的语言描写情感、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为读者打开一扇广阔的精神世界之门。在这里,雪花不仅是自然的精灵,更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它们或轻盈飘落,或惊叫于寒风之中,都承载着诗人对生命、对自然的深刻感悟。“翻过那片雪花”等高原系列,抒发了这群来自平原,拥有都市喧哗,但渴望心灵圣洁胸怀梦想的对口支援干部人才,在“与大山做伴时不言孤独”,甘愿“黑了脸蛋红了心膛”,在风雪中受磨炼,在寂寞时学坚毅,在阳光下读懂希望,在哈达中感悟圣洁,在酥油里街润温情。第二辑“雪夜行军”中,则以其雄浑壮阔的气势,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南高原。在这里,诗人以雪夜行军为背景,通过描绘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表达了对历史的沉思和对和平的向往,回答了军人铁血柔情、铮铮傲骨的精神来源。这些“冰雪中独自绽放的花朵”,是《高原时间》的“灯塔”和“航标”,为作品的“家国情怀”定下了总基调。第三辑“当我的目光刺破你的湖心”则以细腻的笔触,描

绘了一个充满柔情与浪漫的世界。诗人以目光为剑,刺破湖心的宁静,探寻着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渴望。这一辑中的诗歌都是爱情诗,语言优美、情感真挚,让人在品读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触动。第四辑“我站在梵高的向日葵下”则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世界。诗人以梵高的向日葵为灵感,通过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表达了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生命的赞美。这一辑中的诗歌,不仅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更蕴含着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第五辑“是谁打破夕阳”则以其丰富的地理和人文背景,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世界。诗人通过描绘锦江、洱海、西塘、曲阜等名胜古迹,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同时,诗人也通过描绘自然风光,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生命的珍视。第六辑“感恩节到了”则以其温馨感人的主题,为整部诗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诗人以感恩节为背景,通过描绘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表达了对生命的感激和对未来的期待。这一辑中的诗歌,不仅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更蕴含着诗人对人生真谛的深刻领悟。

读《高原时间》,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崇高和情感上的豪迈。作品把“家国情怀”融入个体的细腻体验之中,用文字审视历史、表达时代,让整个诗集深入而沉静,彰显了独特的艺术深度。

### 家国情怀,深沉隽永的诗性智慧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从屈原到杜甫,从范仲淹到郭沫若,都是用诗歌背负起家国兴旺的深厚情愫。应该说,王耀军的作品,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比如,在第二辑《雪夜行军》中,收入了诗人军旅生涯的31首诗作,诗人以大雪飞扬度关山的气概抒发保家卫国的万丈豪迈。昨日战火日渐行渐远,但明日战争岂敢无忧;军人练战却意在止战;血性是当代军人的脊梁,是胜利的基因,挺起脊梁,延续基因,就一定能够不辱使命。隐藏在诗歌内声部中的双主题,即军人对祖国河山的守卫主题与人民幸福生活的恬静主题,在“大雪昨夜飞动\羽毛的足迹\随风沿边境延伸\猫头鹰眼含刺刀的霜刃\埋伏在黑夜的背面”的展开中逐渐铺陈、逐渐清晰,而“那些没有国籍的雪

花\在麦田的篱笆上或沉睡的果园里\纷纷扬扬纷纷扬扬\覆盖边境如白鸽\落进我不眠的枪管”,最终在“此时我似乎找到冬天的信仰\让我怀着深沉的警惕\与界碑的目光遥遥相望\审视那一行行清晰的足迹\走出我的胸怀”的敏锐和豪迈中结合并蓬勃发展,“在这无与伦比的瞬间\以最陌生的脚步\轻轻的叩门而临”。新时期,和平是军人奉献的年龄,军人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坚强支柱,作品将普通士兵对未来的向往和对和平的守护融合起来,让《高原时间》中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细腻的个体感悟升华为动人心魄的诗性表达。沉浸在这情景交融的诗歌意象里,流连于诗歌意象营造的美好境界中,读者可以聆听诗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命的真切诉说,感受诗人丰富、真实、细腻的心跳,享受作品中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带来的丰富意趣,从而获得美的熏陶与共鸣,体味到中国诗词自古具有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气神。

诗之美,就在于其生发于大地而旨趣常达于云霄。诗人凭借思维的翅膀和灵动的文字,让诗性的种子在时空之外飞扬。《高原时间》是诗性的,也是充满智慧的,诗人将情感的多重性艺术反映为作品意象的多样性。“雪花纯洁的盛开\飘飘洒洒\编织成一张圣洁的网”,但“雪花啊\你能网住天网住地\为何网不住季节\网不住我沉重的心”这样的诗意足以撞击读者的心灵。诗人将对生命的感慨和对现实世界的彷徨投射到作品中,又通过天地对话的意向升华和情感抚慰重新振奋精神,给人以力量。正是这种异常丰富的精神活动和情感碰撞,造就了王耀军在多重艺术表现中的弥足珍贵的诗歌价值。

“诗人,吟咏情性也。”一颗对美始终保持敏感的心灵无疑也是充满创造力的。《高原时间》是王耀军诗歌艺术的高原,也是他抒写性灵、叩问苍生的秘密时间,闪耀着作者灵魂深处最璀璨的光芒。掩卷而思,王耀军的诗充满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担当,以无比真挚的情感回馈时代的感召,汇聚成《高原时间》这样一部特色鲜明的激情赞歌和讴歌新时代的铿锵之作。也是因为这宝贵的真挚,燃情的铿锵,王耀军让我们看到了诗歌探索者、诗意书写者的真实模样。让我们一同走进《高原时间》,感受诗歌带给我们的美好与感动吧。

设)投稿。他有文学创作的人性感知和文字表达能力,又有敏锐的新闻触觉。基层的生活经历和管理实践,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

《缅怀沈忠厚院士》《口碑铸就的丰碑》《城乡穿梭“两栖人”》《破解“重庆密码”》等篇什,体裁类似人物特写,完全符合党报对转作风文风的要求——“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写在北京与沈忠厚等乡友聚会,“我向沈老介绍说‘这是我们天城即将出的第二个院士(指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的国际数学家张伟)’,不苛言笑的他笑了,全桌人笑了”。写石照礼顾全大局,让出家里的自留地给邻居建房,“老伴很是不解,石照礼说:‘吃得亏打得拢堆!’”即便是职业记者采访,也未必能写得如此生动细致。零距离的感知和探寻,是旁观者无法代替的。从这个角度,何武是我的同道,对新闻工作者颇有启发。

文学对人的意义,绝不仅是“能写”,是道德水准、审美情趣、知识储备、实践能力的集合。古代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取向,当下仍然有借鉴意义。通过阅读和写作,提升文字、文学、文化素养,陶冶高尚情操,明辨善恶美丑。具备这样的综合素养,一定拥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充实而淡定的人生。何武用这本《行吟竹韵》,做出了个性鲜明又有普遍指向的示范。

在文学领域,月光这一意象源远流长,歌德曾有“月光是诗人永恒的情人”的经典表述。在苏世佐的《千年的月光》中,这一古老的文学意象得到了超越时空的现代性重构。歌词以月光为线索,以历史为架构,精心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锦绣画卷。从苏堤春晓的柔美景致到赤壁烽火

### 一、月光与时间的永恒对话

在“借着月光行走/千年了,你已老去”这一起笔中,苏世佐在一种独特的时空叙事维度中,形成了虚实相生的双层结构。他将月光比作一位历经千年岁月的老人。这种象征手法,使月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元素,而是承载着时间重量的符号。苏世佐巧妙地运用“苏堤春晓”与“赤壁怀古”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坐标,构建起一条纵贯唐宋的月光走廊。当西子湖畔缠绵悱恻的情歌与赤壁江海雄浑壮阔的战鼓在月光下交织奏响,婉约与豪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形态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与对话。这种意象配置既借鉴了同类作品中“月是故乡明”的单向抒情模式,又创造出了时空折叠的审美奇观,使读者在欣赏歌词时能感受到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情感体验,产生班固在《西都赋》中“发思古之幽情”的精神愉悦。

苏世佐善于吸收先人的营养,不动声色地将《千年的月光》的象征意义融入一个新的维度。月光成为了时间的见证者,它的存在让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一种永恒的寄托。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千年的月光》的意象美具有了独特的深度和广度,让读者在欣赏歌词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时间的厚重与月光的永恒。

### 二、月光与人性的多面映照

《千年的月光》中的月光还隐喻着人性的多面性。它既代表着人类的浪漫与柔情,又象征着壮志与豪情。在歌词中,“苏堤春晓的浪漫,醉饮了西湖的月光,西子的情歌翩翩,舞动了岁月沧桑”描绘了月光下的浪漫场景,这里的月光隐喻着人性中温柔、细腻的一面。它如同西湖的水波,轻轻荡漾在人们的心间,唤起人们对美好爱情和生活的向往。而“借着月光,来到赤壁,畅想壮怀激烈的事,还有雄姿英发的周郎”则展现了月光下的另一种气质。它照亮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见证了他们的壮志与抱负,也辉映了今人对英雄的敬意和仰慕。这种多面性的人性隐喻,使得月光的意象更加丰富和立体。苏轼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中体现的旷达心境,在《千年的月光》中化作“像月光一样从容而淡定”的人格写照。月光在此成为了文人精神的镜像装置,“文字困住了你的宏图大业”这一悖论性表述,既是对历史宿命的深沉喟叹,更是对士人风骨的崇高礼赞。这种艺术化处理,使月光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了文化基因的载体。《千年的月光》通过月光这一意象,将人性的多面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让读者在欣赏歌词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与美好。

### 三、月光与历史的交融画卷

《千年的月光》通过月光这一意象,营造出了一个宏大而深远的意境。歌词中,月光穿梭于不同的历史场景之中,从西湖的浪漫到赤壁的壮怀,从苏堤春晓到大江东去,它将历史的沧桑与自然的美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意境的营造,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幅跨越千年的画卷之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壮美。月光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照亮黑暗的光源,更是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让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让读者在欣赏歌词的同时,能深切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与历史的变迁。

《千年的月光》不仅仅关注个人的情感体验,更关注历史与自然的宏大背景。月光在这里成为了意境的核心元素,它将不同的历史场景和自然景观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宏大而深远的画卷。这种意境的营造,使得

# 月光的诗意栖居

论苏世佐《千年的月光》的意象美

□章勇

歌词的意象美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正如王国维所说:“意境是诗歌的灵魂,是诗人情感与自然景物的完美融合。”《千年的月光》通过月光这一意象,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历史感和自然美的意境,这个意境深远而壮美,能直接抵达读者或听众的内心深处。

有趣的是,“神秘的暗香疏影”还巧妙地构建起了嗅觉与视觉的联觉系统,让读者在欣赏歌词时,不仅能看到优美的景观,而且能感受到诱人的气味。从另一个维度拓展了意境之美。“老酒”与“绝句”的并置则形成了味觉与听觉的意象共振,进一步丰富了读者的感官体验。这种多模态象征体系,使月光从单纯的自然现象成功升格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而《千年的月光》中的多模态象征体系则通过多种感官的联动,赋予了月光深刻的历史内涵。

### 四、月光与文化的传承之光

从审美角度来看,《千年的月光》中的月光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种自然之美,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象征。歌词中,月光与西湖、赤壁等历史文化名胜相结合,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月光在这里成为了文化的载体,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这种文化传承的意象美,使得《千年的月光》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千年的月光》将文化意象与月光的意象美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月光在这里不仅是一种自然之美,更是一种文化之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豪放、坚韧等品质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风格。这种审美风格,使得《千年的月光》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正如朱光潜所说:“审美是一种文化的体验,是人类情感与文化传统的完美结合。”《千年的月光》通过月光这一意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读者从歌词中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与厚重。

可以说,苏世佐的月光叙事既是对古典意象的深情回眸,更是对现代性焦虑的诗意救赎。当“暗香疏影”穿越千年时光隧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月光的美学建构,更是一个民族对精神原乡的永恒追寻。这种意象创造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应是古典文化基因与现代审美的创造性结合,是让千年月光永远照耀着不断前行的文化血脉,从而防止历史文化在快餐文化泛起时出现休克或断层。

苏世佐的《千年的月光》以其独特的意象美,展现了月光与时间、人性、生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联系。它通过象征、隐喻和拟人等多种文学表现手法,赋予了月光以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这种意象美的营造,使得《千年的月光》不仅是一首优美的歌词,更是一首充满哲学思考和文化内涵的诗篇。它让读者在欣赏歌词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月光的诗意栖居,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人性的多面、生命的灵动、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传承。

这种意象美的营造,使得苏世佐的《千年的月光》成为了一首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作品,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和深入研究。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更让我们在月光的诗意栖居中,感受到一个民族对精神原乡的永恒追寻。

本版责编:张语嫣

# 读何武的《行吟竹韵》

□邹高翔

蛇年春节返乡,“坐席”(吃席)是主旋律。密集行程中与何武兄晤面,获赠大作《行吟竹韵》。读来余味悠长,胜过密集美食的反刍了。

结识何武,因为我的一篇文章。2017年初,我写下一篇《我的雄伟的峰顶山》,时任大竹县旅游局局长的何武看到,热情来电,推荐到达州市发表。见面则在当年夏天,我回大竹,聊起来一见如故。他是天城人,与我同属原石子区,正宗乡党。他在石子区中学读初中,我是区中学的教师子女,说来还在一起生活了几年。最大的交集,我们都在本职工作之余,喜好以笔寄情,以文言志。有缘份的人终究会走到一起,此后返乡,我们总要争取取见上一面。

《行吟竹韵》分为四章:“人文纪实韵”“诗和远方韵”“励志笃行韵”“即兴抒怀韵”,类型大致为乡间成长史、行走交往录、典范讴歌记、工作生活语。一个农村文学青年的心路历程,仿佛穿过半个世纪的时间,穿过从村庄到乡镇再到县城的空间,徐徐展开。

四个篇章中,“人文纪实韵”让我最共情,地缘和心灵的双重共振,文风朴实自然,情感真挚深厚,善于捕捉细节,是全书风格的集中体现。在《少年文学梦》《懵懂少年迷茫心》《阅读就是生活》《醉

忆似水流年》等篇什,何武笔下的石子、天城一带,就是我出生长大之地。东河、弯弯桥、王家桥、区中学及甘志和老师、区医院、天城街道及小学,也都是我亲身接触。上世纪80年代初,区中学条件极为简陋。衣着朴素、面有菜色的农村学生中,就有爱好写作的何武。《爷爷的诗酒田园》《世间父母情最真》《人生如酒》这些篇什,表达何武的感恩情怀,也是大竹山后乡村的质朴民风写照。

何武初中毕业后务农,当过小学代课教师,后到石子区公所治安联防队。期间通过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考试,成为全县第一个农民自考毕业生。为了照顾家庭,放弃希望集团的应聘机会,回天城乡任初中代课教师,再进入天城乡政府。作为基层干部,一步一个脚印,直至任六合乡党委书记,成为乡镇主官。

识、通达人情,对内能写材料,对外能发新闻。何武在乡间脱颖而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是在乡镇出生长大的“子民”,工作后在广东乡镇挂过职,熟悉乡镇干部,与县里的干部接触也不少。何武在县乡干部中是独特的“这一个”,话语不多、嗓门不大、性子不急,有一股浓厚的“书生气”。《古州府地唤新机》《大竹始县当邻山》《百里竹海话旅游》《唤醒沉睡的乡村》等篇什,是何武在六合乡、县旅游局工作的缩影,一个敬业专业的干部形象跃然纸上。何武在干部本职工作的“管理价值”之外,超越性地实现“精神价值”,不但是履职尽责的精神引领,还以勤于笔耕,善于发现、总结、提升,用文字拓宽引领的力度和广度。

何武工作中接触过多位先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川渝农科专家吕世华、李贤勇,在大竹的创业者廖红军、陈兰、张百年,老党员、优秀乡村干部石照礼等。何武没有让他们停留在内部材料,而是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他在天城乡当代课老师时,就善于发现身边新人新事,向《通川日